

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

丛书主编 黄继刚 胡友峰

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
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

黄继刚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

丛书主编 黄继刚 胡友峰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12YJCZH075)的
结项成果，并受到安徽省优秀青年人才重点基金(皖教人[2014]181)的资助

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 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

黄继刚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景观书写/黄继刚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4

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黄继刚,胡友峰主编

ISBN 978-7-307-15932-7

I. 空… II. 黄… III.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0628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whu.edu.cn)

印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6.5 字数:237千字 插页:1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5932-7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黄继刚、胡友峰两位博士主编了一套书系，让我为之写一个总序，我欣然从命，其原因有二：首先是对于该书系的内容比较感兴趣；其次是觉得该套书系的作者视角比较有特点。

现分别来说：其一，该套书系的内容是“文艺批评新视野”，这个视角符合我们文艺发展的时代性。众所周知，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之一，是特定经济社会之反映。当前时代已经进入到后现代社会，是对于现代之反思与超越。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来形容这个后现代社会，可以称之为“共生的时代”，以之与传统的各种“中心论”相对；可以称之为“生态文明时代”，以之与传统的工业文明时代相对；可以称之为“网络时代”，以之与传统的纸质文化时代相对；可以称之为“东方文化复兴时代”，以之与传统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相对，还可以称之为“跨文化研究时代”，以之与传统界限明晰的研究相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该套书系几乎包括了上述各个方面的内容，黄继刚的《空间的现代性想象》以文学中的景观书写为研究对象，可谓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研究；胡友峰的《媒介生态与当代文学》是对于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研究对象和审美属性的探讨；戴孝军的《和谐与超越：中西传统建筑审美文化比较》与何飞雁的《彩调的审美文化研究》也是一种跨文化多元性研究；康毅的《露西·伊丽格瑞近期思想研究》与何书岚的《中国诗学中的人权思想研究》都是对于人之生存状态的一种开放式研讨；而李鹏飞的《中古诗歌用典美学研究》则是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全新探赜。总之该套书系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全新视角，也给当下的文艺理论研究带来了清新的学术气息，这无疑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

其二，是该套书系的作者都是“75后”、“80后”的年轻博士，这一代学者是将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生力军，也是文艺理论研究的未来。而我们都已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后半期，真的是喟叹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像我这样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学人都早已经步入老年，更遑论我们的师辈。因此，新一代与一代新人的崭露头角已经是时代精神与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本丛书的作者们就属于这样的新一代，他们在本套书系中表现出来的锐气才力与研究实力正是这些新人们发展前景的美好表征。我期待并盼望着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快速成长，飞得更高，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就。这也是我在济南三伏天的炎热之中写了如上寄语的真实用意所在。

曾繁仁*

2016年7月18日

* 曾繁仁，山东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艺术学评议组召集人，长期以来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评审组中国语言文学、新闻学、艺术学组组长。

写在前面的话

我们当下已经身处一个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科技似乎从未停止过大规模前进的步伐，而文艺的地盘逐渐被蚕食并日益边缘，科学实用的意向将人文虚致的精神挤到了墙角，“爱因斯坦遭遇马格利特”^①的强弱悬殊已经越来越不成比例。如今我们将文学的中心/边缘、实用/无用等问题拿来讨论，这本身业已昭示出现代文化的基本困境：它时时处在工具理性和实用精神的压迫之中，所为甚微。这一情形也正是目前文艺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的逼仄现实。文艺研究活动作为一门“学问”和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可能并不创造直接的经济价值，也无法参与到社会形态的具体建构过程当中，它更多的是提供了关于人之存在的不同价值观念。所以，尽管粗粝的生存需求和社会压力时常将文艺研究者从思想的高峰拽下，抛入到现实环境的无尽撕扯当中，但是“学问”本身自有其意义。胡塞尔现象学曾经帮助我们区分界定了两个概念：指明和证明，就文艺研究活动而言，其并不证明什么，但是它时时在向我们指明，这些为它看见和指明的东西，就是可能性，即人生、世界何以展开、如何展开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并非要将自己的观念视为唯一原则而强加于人，而是提供一种内省的思想方法来帮助我们破除灵魂的栅栏，并使得自我呈现出应然的状态。借此，我们保持一份“未敢翻身已碰头”的谦逊和惶恐，在自己营造的精神天地和思想涟漪中自得其乐，在书斋当中的“玄思妙想”、“坐而论道”都可谓

^① “爱因斯坦遭遇马格利特”（Einstein Meets Magritte）是199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跨学科学术研讨会，其旨在探究不同学科边界以及对话交流的可能性。

是对当下甚嚣尘上之功利关怀的最好回应，毕竟审慎执着的学术追寻仍然要比琐碎无序的日常生活荣耀得多，正如尼采在《快乐的智慧》中所言，假若能参悟读懂自己的灵魂，自身那种须臾不可或离的意义将徐徐呈现，而“生命之于我们，意味着不断将自身以及所遭遇的一切转化为光和火”^①。就此而言，文艺研究也许不会使我们富有，但却会使我们终得自由。

文艺研究者素以学术研究中的“思”、“史”、“诗”视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并在一种不知足的引颈前瞻氛围中昭示出应对未来的能力。而学术研究上的承传有自、薪火绵延更是需要吁请青年文脉的加入，尤其是需要聆听“75后”、“80后”学者所发出的声音。就此，编者虽不敢妄言此丛书会“雏凤清于老凤声”，但是年轻学者们不囿于陈说、溯迎而上的努力还是应该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就这套《文艺批评新视野丛书》而言，语境化的分析和历史性的考察是我们甄选文丛时的唯一判断标准。所谓“求理于问答之外”，作者们大多能够透过浓重的历史烟雾来重新论证理论之自明性，其论著或者是隐含着一种新的提问方式，或者是用新方法开启新视野，或者是以新角度来探讨新问题，整体上兼具学术差异性和理论互文性之特征，而作者们许多篇章的文本分析巨细靡遗、秘响旁通，也堪称精彩。编者希冀本套丛书能够抛砖引玉，在学界产生更多有价值的理论思考和学术回应，当然也因编者缺乏经验，谬误在所难免，还请业内方家批评指正。

最后，非常感谢康毅、李鹏飞、何书岚、何飞雁、戴孝军、潘国好、白宪娟等好友的信任，诸君大多师出名门，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他们勤勉刻苦，笔健如犁，耕耘不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当编者发出邀请，各位作者欣然将各自的博士论文纳入到我和友峰兄策划主编的这套丛书当中，孔子云“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少陵云“文章有神交有道”，此谓也。

^① 尼采著，王雨译：《快乐的智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我想接下来应该是编者宣读完开场白之后，默默退下，而诸位优秀的思想演员将在这之后陆续登场亮相——

黄继刚 胡友峰

2016年4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	2
第二节 现代性想象和景观书写	13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	25
 第一章 政治景观的现代性迁移	
——新时期文学叙事中的景观变迁	31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空间置换：从延安宝塔山到 北京天安门	32
第二节 长安街：从政治景观到日常景观	46
第三节 桥：革命—建设—改革的话语转换	59
 第二章 从“工厂”到“写字楼”：新时期“生产景观”的 书写嬗变及现代性迁移	68
第一节 工厂景观的文学叙事：由“中心”渐趋 “边缘”	69
第二节 白领、写字楼和文学书写的现代转型	85
 第三章 消费景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批判	103
第一节 电影院：城市映像及其文化现代性	104
第二节 酒吧：城市欲望与颓废美学	129
 第四章 生活景观、现代交往和空间形塑	145
第一节 汽车景观：从“现代想象”到“速度美学”	146

第二节 电梯：城市的拥挤和慌张·····	164
第五章 身体景观：女性期刊封面的“新女性”和 “封面女郎”·····	179
第一节 “新女性”的“政治身体”和启蒙叙事·····	181
第二节 “女劳模”的“生产身体”和革命叙事·····	186
第三节 “封面女郎”的“符号身体”和消费叙事·····	189
附录一 行走的景观：晚清域外游记中的空间体验和 现代性想象·····	195
附录二 城市空间叙事的矛盾性体验 ——兼谈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207
附录三 当代城市空间美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学术面向·····	220
参考文献·····	229
后记·····	252

绪 论

英文“城市”(city)一词来源于法语中的 cite,而我们追溯其最早的词源实为拉丁文中 civitas 一词,字根意义是由公民权利 civis 一词逐渐演化而来,并最后和“文明”(civilization)联系在了一起。而《吕氏春秋》也解释过这一概念,即所谓“筑城以为君,造郭以为民”。^①由此看出,“市”是“城”的衍生概念。通过上述略显枯燥的词源学分析,我们不难得知,城市既是外在的结构,也是内在的精神。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城市”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它做出全然不同的描述:城市是一个地理单元;城市是人造的第二自然;城市是一种群体人格的象征;城市是一部用石头和钢筋水泥书写的历史;城市是一部打开的书,记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和梦想;城市是人类的一种聚居方式,一种与乡村不同的生存方式;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而在词典中,城市被定义为“大都市”。正是这个“大都市”,集中了众多的人口、众多的财富和众多的文化精英,从事着巨大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知识和文化创造活动,进行着最频繁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交往。恩格斯当年曾这样评价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②谈及城市,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哪个层面上或者是何种意义上的城市?是我们成长于斯的城市,还是我们现在身居

① 徐国源:《空间性、媒介化和城市造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50 页。

于其中的城市？是我们向往的旅游城市，抑或是我们梦中时时怀念的家园？城市是我们天天抱怨的玻璃、混凝土、钢铁构成的高耸几何体，还是交织着个人梦想和渴望的文化想象？城市既可以是被陈述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都市，也可以是依山傍水的六朝古都，抑或是童年记忆中的老城镇。但是，毋庸置疑，我们“记忆中的城市总不能再如我们体验过的那样完满、亲切、充满意义。于是，在回忆中，或者在回忆的重构中，城市是以各种破碎形象出现的：一处风景、一个建筑的剪影、一个拥挤的路口、一条曲折的窄街”。^①由此，在文化记忆和想象中，城市不只是一个建筑景观留下的主观感受（perception），更是城市中的精神主体表现出来的各种复杂观念（conception）。这些感受和观念把主体的人和城市连接起来了，用帕克的话来说，城市“不是一群人和设施设施的聚合，也不只是一组制度和管理设施，城市毋宁说是一种心态，一套习俗和传统，一套有序的态度和情感，它们内在于习俗中，通过传统而传承”。^②所以，城市不仅是钢筋水泥的物理性存在，而且是如帕克所谓的那种精神心灵的存在，城市是“一种道德秩序、一套仪式化的行为、一套习俗和传统，它们都体现在人类的某些做法和话语中”。^③

第一节 城市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

城市在诞生之初，就被视为人类精神文明和内在生活的表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市生活几乎可以和幸福画上等号。他认为人到城市谋生，就能过上好日子。人类文明从茹毛饮血、刀耕火种中一路演进而来，历经上千年漫长甚至缓滞的农村生活，而至现代短短

① 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② 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 页。

③ 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页。

数百年就充分实现了城市化，这不能不说是文明的巨大进步。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其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还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城市是人们的机会之窗，人们来到城市多数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城市也是创造的中心和社交的天堂，最优秀的东西，无论是艺术馆、文化中心、音乐厅，还是大学城，都是一种人们渴望的现代性生活体验。城市文化遵照现代文明的原则建构起来一个庞大的日常生活体系，包括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合理的社会分工、自由的新闻舆论、琳琅满目的消费商品等，这一体系在拓展了城市主体生存的全新境界的同时，也为城市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此外，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曾经论述过城市的生长，“城市是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的地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地方，城市的每一处特征都体现出，人生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无非是为着赞颂和侍奉他的神明，这就是城市存在的终极原因”。^① 现代社会中城市充满张力、矛盾的精神生活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更是留下了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这样的著名篇章。现代艺术家、文学家、思想家一方面对城市文化生活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则是跻身且迷恋上了大城市，并纷纷以城市为自己的思想阵营，以此建立出花样百出、名目繁多的学术思潮或流派。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被视为“光明之源”，代表着自由民主、高等教育、知识进步、现代民族国家、启蒙和现代科学技术等几乎所有的先进观念。印刷业和报刊业的进步使得文化启蒙运动无一例外都是发生在城市之中，“在城市汇聚着成就中心的想法：学问、通讯、光。由此发展出强烈的对立观念：城市是喧嚣、庸俗、充满野心的地方，乡村则是落后、愚昧、狭隘的地方”。^② 启蒙思想也正是通过现代城市中的报纸刊物才得以传播和接受。城市被看做梦想的舞台和对更好生活的想象，“想

① 刘易斯·芒福德著，宋俊岭译：《城市发展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② 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译：《乡村与城市》，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页。

象性”(imageability)成为我们关注城市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心态,人们在城市中遭逢“幻想、希望、偶尔的满足和忧伤、期待、孤独,以及在神奇的人生中遇到同路人的可能性”。^①雷蒙·威廉斯将陌生人的“相遇”看做“城市意象”的精髓部分,“现代城市的新感受,一开始就是与一个似乎独立在城市街上的人联系在一起了”。^②西美尔将现代城市的精妙体验描述为“不断变化的形象迅速拥挤在一起,印象一个接着一个,不连续,出人意料”。^③城市审美体验中陌生的相遇以及擦肩的惆怅可以溯源至现代主义时期的波德莱尔,^④他在《恶之花》中的《致一位路过的女神》就细致描摹了这种错过的惆怅:“在城市震耳的喧嚣之中/苗条,纤弱,带着深深的忧伤/一个女郎/高贵地走过/手中从容提着/裙裾的下摆。”^⑤本雅明评价这一城市偶遇“路人甲”的场景,认为“城市居民的快感不在于一见钟情,而在于最后一见而钟情”。^⑥这种短暂的匆匆一瞥正是城市生活中的美妙体验,偶遇的初次擦肩却也是人生的最后一见,在城市中自由地漫游并“叙述着自己的情趣与

① 张英进著,秦立彦译:《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② 雷蒙·威廉斯著,韩子满译:《乡村与城市》,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3页。

③ 西美尔著,涯鸿译:《桥与门——西美尔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02页。

④ 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及其他文章》(1963)中认为漫游者能够近距离凝视所观察的欲望对象,还能够保持其立场的“独立性”。“对热情的观察者来说,安居在人群中间,时涨时落的运动中间,易逝与无限中间,这是莫大的快乐,离开家,却又到处自在;注视着世界,在世界的中心,却又不为世人所见——对那些语言难以刻画的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性格来说,这只是其中几个小乐趣”。就此本雅明、伯曼和布兰查(blanchard)都研究过相关问题,而麦克·克朗更是提醒我们应该不能忽视了漫游者的性别,也即他必定是一个男性而非女性。

⑤ 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恶之花》,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207页。

⑥ 本雅明著,张旭东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3页。

欲望”，且成为凝视行为的始发主体，五光十色、精彩纷呈的城市景观都将经过女性视角的打量来进行建构，这使得一直以来被男性压抑而不得伸张的欲望有了复苏的可能性。现代城市的流动性注定这种相遇并没有可以预期的未来，都市生活的爱情更像是偶然相逢，当爱情的对象回应了主体的目光，确证了视觉凝视的完成，就体验到了焦虑而又紧迫的城市爱情。但是略带怅然意味的就是在文学文本中，尽管叙述者殚精竭虑，思接千里，可是却并没有看穿凝视的女性对象。

19世纪末以来，西方小说家开始以城市现实生活为表现对象，城市与文学有了更多的交集，诸如巴黎、柏林、伦敦、维也纳、布拉格等，这些大城市为现代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思潮流派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威廉斯说：“在20世纪先锋派运动的实践与观念，与20世纪大都市的条件和关系之间，存在着各种决定性的联系”。^①德国评论家克劳斯·谢尔普（Klaus Scherpe）将城市叙述分为下列四类模式：“第一类模式来源于德国18、19世纪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乡村乌托邦’和‘城市梦魇’的直接对立。第二类模式见于‘19世纪批判社会的自然主义小说，其中乡村与城市的对立退位于阶级斗争……城市的生活和经验被化约为个人和群体的对立’。第三类模式见于现代派作品，其中‘巴黎浪荡子的沉思姿态’表明‘城市经验的潜在的想象力’，其‘审美主体自然而然地观察审美客体，用凝视的目光捕捉和把握这客体’。第四类模式是‘功能性的结构叙述’，通过这种叙述，‘城市因其商品和人的剧烈流动而被重新构造为‘第二自然’”。^②换言之，在第四类模式中，城市成了自己的代理人，在文本中自由地展开自我叙述。但是和西方文学发展脉络不一致的是，中国19世纪末期以来的文学主调还是以乡村为主，生长于斯的乡村作家自不待说，城市也断然不

① 威廉斯著，阎嘉译，《现代主义的政治》，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4页。

② 张英进著，冯洁音译：《都市的线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会成为他的文学经验。但是纵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新作家仍然还是首先将自己的笔触探及乡土之中，李欧梵就此归纳说：“乡村的世界体现了作家内心的感世忧国的精神，而城市文学却不能算作主流”。^①这样就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窄化成为中国乡土文学。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中国城市现代性和城市文明相较于西方发展比较缓慢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归因于带有启蒙意识的作家往往对城市生活带有先天偏见，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渊藪，是现代人堕落的根源，因此对城市持一种否定和批判的立场。正如斯宾格勒的认识，现代城市的发展实际上是反自然的历程，他在《西方的没落》中言及城市文明的实质“希望成为一种和自然不同并且高于自然的东西，这些高耸的山墙，巴洛克式的圆屋顶，尖阁既不是也不愿意成为跟自然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宏伟的大城市，它除了自己以外不能容忍别的东西的存在，而且要去消除乡村的图景”。^②

遵循这一思考逻辑，那么城市文学在启蒙思想家、新文学家的眼中也高尚不到哪去，沦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譬如“鸳鸯蝴蝶派”，尽管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等人的文学造诣不凡、叙事技法亦相当成熟，但是正是因为文本写作内容的限制（是城市世俗生活而非乡村田园生活），以至于他们都迟迟未能被文学史所接纳或者评价不高，这段文学历程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引起文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李大钊曾言，“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里有很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那里炊烟锄影，鸡犬之声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

①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② 斯宾格勒著，齐世荣译：《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05页。

安身立命的地方啊”。^①当然李大钊对城市的否定并非首创，而是延续了一直以来传统文化中高扬“牧歌般的乡村”的基调，中国20世纪初期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将城市当做“罪恶的渊藪”，包含着各种丑恶的现象，譬如赌徒、娼妓、骗子、吸毒等，城市的繁荣也不过是一场虚荣的“醉生梦死”，靓丽的霓虹灯也遮蔽不了城市的黑暗和死亡，“逃离城市”就成为文学作品反映出的基本主题和作家认可的无奈选择。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5）、郭沫若的《上海印象》（1921）、林如稷的《将过去》（1923）、郁达夫的《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等，郭沫若笔下的主人公在自诩为“启蒙”和“光明”的城市中反而迷失了自我，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最终只能发出幻灭的哀叹，“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的悲哀呦！游闲的尸，淫器的肉，长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②，沈从文则认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良，虽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些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③金吾在《风化漫话》中细致描述了这种现代城市中的视觉奇观和影像诱惑，并将之视为现代人不可避免的人生劫难，“大都会像一座熔炉，酒色财气是燃烧的石炭，永恒不息地煽动着色情的马力，突出一串串的欲焰，弥漫在咖啡馆、电影院、夜总会、跳舞场、按摩院、大饭店、书寓、跑狗场、神秘之窟中间，勾幻成一个麻醉的漩涡，引诱着形形色色的人们……遗弃了自己的生命，遗忘了世界的命运，走进这个漩涡里，如痴如狂地纵情声色，放浪形骸，他们的神经完全被酒色财气所支配着，好像一条狗被那油腻的肉骨头所支配一样……上列的活剧，都是风化照妖镜反映下的特写镜头，如电影一般献映于我们的眼帘，幕幕表演，深刻动人，令人

① 李大钊：《晨报》1919年2月20日。

② 郭沫若：《女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

③ 沈从文：《沫沫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